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揚氏易傳卷十六 七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馬行宗

楊氏易傳卷十六

宋 楊簡 撰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上坎水下巽有巽乎水而上水井之象井贍養潤澤

之功無窮而實寂然不動邑可改何爲乎莫之改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變化云爲養物恵民而心未嘗動無喪無得或往或來𨾏水而上而所謂井者如故也應酬無窮而所謂無體者則一也微衆汔至未淵未深亦未繘井未有及物之功學未通達是爲汔至小有知省雖異乎昏蒙而猶蔽猶阻通達未淵澄養巳尚不足難乎及物茍强以及物則有羸瓶之凶適足取敗葢人雖皆有道心而自知者寡自

知則自信自信則自善自正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適

此非告語之所及自知而已矣人惟自見其過失之多而自莫之改也故不信本心之本善本正本神本明不知夫患生于妄意之興意興則昏則亂一日覺之則吾未始或動未始有改未始不備衆德神用四發如風雨之散潤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也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至於及物則有功水本在下今木上有之爲出而及物之象卦辭既言繘井巽而上大象又言木上有水皆所以明及物之功何也疑其重復爲贅深惟聖人設教厥有大旨學道之士往往索盡精微極之於寂然不動又雖欲靜未必果靜雖欲不動未必果不動此萬古學道之通患不知夫道非動靜之可言尤非溺於沈寂者之可得道心神明通達無方變化無窮而亦未嘗或動如水鑑中之萬象是謂天下之至

動天下之至動即天下之至賾不得乎變化之妙者非實得道者也故聖人屢言及物之功其旨在此君子勞民所以安養之也又勸之交相爲養養物之功於是乎無窮君子之勸相非後世之空言觀周官比閭鄰里之治如家人子弟則君子之勸相實有勸相之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與四兩陰不相應有不食無禽之象井泥不食汙下故也已德不清明致人不食此當求諸已至於舊則非汙下乃時舍之廢之禽尤去之而况人乎此則在時而不在我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中正非泥者而九五不應君不用之則二之所及者惟鮒而已鮒魚之至小者初六象之甕敝漏汲者之過非井之罪故曰無與也言無應不見用也

九二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上出則及物有功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食不及
物之象九三則陽剛有為有力能渫治其内者也雖
渫治而亦不見食為我心惻者以九三不中非有道
者徒彊力於善此類多有憂世太過急於為人之意
以此反為人所棄而不食然此亦吉士亦可汲有明
王作並受其福言亦不棄也亦可用也求之為言亦

以明九三之過惻也求也其狀可見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三與四皆不中皆非有道者然三動四靜故三為渫四為甃甃雖未免乎脩比之渫則稍靜矣惟靜故不行惻不求王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洌然無喪無得寂然不動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道自不動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

自有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斂藏之義井卦之上其及物之功盛矣人以為散出也聖人特反而言之曰收所以明道也知散與收之無二則得其道矣又慮其或止於靜也故又曰勿幕勿幕所以大開及物之功用明井道之大成也收與勿幕言似異而實同似二而實一孔子又以有孚明此道有孚者誠實也孔子又嘗言忠信為大道

又曰主忠信又曰信以成之直心誠實何思何慮思慮微起則支則離全體誠實自無放逸自不流自不陷於靜止自及物而無窮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施生之功無窮而非思非為是謂元吉夫井之上爻及其物之功而乃元吉焉非大成孰能與此寒泉之食君子也元吉在上聖人也故九五止於吉上六元吉也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

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兌澤之水與離火相息滅革之象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女謂嫁曰歸則二女同居其志終不相得亦革之象也天下之相革皆生於志之不同湯桀之志不同故革武王紂之志不同故革

凡變革人情之所難革巳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言

既既已遷則人始信之矣文明則事咸宜而說則人咸和而心服下離明上兊說易象昭然大亨而不失正者有幾事變之大往往不無差夫惟得易之道者動靜一致雖大亨而常正變革雖於無悔所革得當其悔乃亡天地變革故四時成湯武革命即天地之變革故順天應人彼不知道者當革之時駭於事變不然則遷於事情安知至大之道哉於變革之時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不得聖人大矣哉

之旨也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𣪠異𣪠同是謂道心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亦謂之神謂之道謂之大中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孫季和云澤中非有火之地今也有火之變也高岸爲谷爲陵物變有如此者季和之說深當其心澤中而有火其變也不知其幾年矣歷之差亦積累百年而後差志言黃帝巡日推策則已有歷矣而顓帝又

有歷焉後又有夏歷商歷周歷魯歷漢興張蒼言顓帝歷比於六歷疏闊最為微近遂用其歷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以四百九十九為朔餘武帝時以顓帝歷後天造大初歷以八十一分為日法以四十三為朔餘而後天有甚於顓帝歷後為四分歷後亦差諸歷莫精於唐之大衍歷大衍以三千四十分為日法以一千六百一十三為朔餘而厥後復有後天之失諸歷迭為改造實爲大衍歷之分其差如故蓋徒示

更歴之狀而實用大衍之法自開元至熙寧三百五十年後天半月餘而諸歴未有能改者紹興統元歴雖以萬二百分為日法以五千四百一十二為朔餘其實亦寓大衍之分諸歴家雖知其當減朔餘而無法可減曩者清晨忽悟可減之法以百分折之其損其益無不如志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故歴當數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終非法數之所能盡此天人之分而皆易之道也謂天人有二道亦非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位居下義從乎上不當有所變革故曰鞏用黄牛之革黄中也牛順物也此革固不變之義中道柔順鞏固堅守不變此居下之道斷不可易者故曰不可以有為也人心好動使之動則易使之静則難不可為云者所以成之止其放逸之意也初九中象而辭曰黄者明中道人皆有之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臣道體柔靜非首革者如堯以厲舜於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及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不得已乃踐天子位是謂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所行如此豈不可嘉尚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爻辭有宜安不宜動之象九與三俱陽有陽動之

象夫天下事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豈可遽欲有所往乎故凶雖以貞正行之亦危厲九三純陽有正實之象三有三就之象可革之言三就於我民以孚信心服何必更往此當安以待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臣相信之深雖改命何害而人臣往往難之文辭於是釋之曰悔亡有孚而改命吉也勿謂懼其有悔而不改也言不至於悔也信者心相信也未至於心

相信則不可也四五皆陽實有誠信相孚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之有所變革豈淺智之士所能識哉大人之心

天地之心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使大人有一𥅙利心焉安能致民心之信如此未占

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

也其心即道故曰道心由心而變無非道者其變如

虎其文炳然虎之生文天也自爾也大人之變天也

亦自爾也未嘗置一點巳意於其間也其發如風雲其威如雷霆未至於此未可謂大人也未可謂虎變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變不逮乎大人故曰豹變小人革面面雖順從其中未必服也異乎未占有孚矣此不可强而有加也往而求加焉則强其所不及將有所傷反致凶

矣唯當居貞而無失其吉其文蔚然亦由中而發非
勉強之可成虎則其文炳豹則其文蔚皆由中發不
可求諸外不可強而取各有分量不可強而通也上
六體柔而非大中故有不逮聖人之象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
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卦有鉉有耳有腹有足儼然有鼎之象下巽木

上離火亨飪甚明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享帝止曰亨而養聖賢曰大亨者上帝則一而羣臣衆也斯義坦然而學者往往又外求其指謂此乃取象當復有義也意此大易之道所以至易至簡而人輒惑之者率類是也其曰鼎象者以卦象有儼然之形也繼曰以木巽火亨飪矣又曰亨以享帝人曰大亨以養聖賢矣又何疑而疑其復有他指也若曰亨飪之事粗淺不足道疑非大易之道則是求道

于事物之外索理於日用之外孔子何以曰一以貫之易大傳何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乾象何以曰品物流行孔子何以又曰庶物露生无非教也道在邇而求諸遠大易之妙不離目前而妄疑其有他腹耳足鉉自贖自妙不必於腹耳足鉉之外求義以木巽火自贖自妙不必於以木巽火之外索理亨以亨帝不可度思大亨養聖賢矧可射思不聞孔子之言哀樂乎哀樂豈不可見而孔子以為明目而視不可得

而見也哀樂豈不可聞而孔子以為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易大傳又曰微顯闡幽豈謂顯者特微之而幽者特闡之故顯即微幽即闡顯微幽闡皆名也吾未覩其為二也惟不知道而後求道於事物之外道與事物皆名吾未覩其為二也名即實實即名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思慮人以為不可无者而孔子以為无庸焉惟思慮動而後始昏始分裂始亂義也始不可告語矣學者斷不可索義於亨飪之外自與

而耳目聰明而下則爲義矣義即事物事物即義巽
而不忤於物耳目聰不蔽於物六五柔上行而得位
得中道而一无倚應乎剛而得剛之中是義必見於
卦象之中元吉之道也亨之道也不巽則俗禍不聰
明感於聲色亂於是非不得位則雖備德何由而亨
中者道也坤文言曰黄中通理通理所以明中之義
中本虚名特无所倚之名道心人所自有有所倚則
失之有所倚則偏黨爲私爲過徒柔不足以亨應乎

剛剛德為助則亨矣體本柔雖應乎剛亦不可以大亨故曰元亨元者道之異名此所以元吉以道致吉言亨則吉在其中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革物者莫若鼎木上有火鼎革物矣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命既在位不可得而辭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惟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故君子不

敢有一念之忘乎天兢兢業業無敢放逸無敢置人欲於其間一惟天道故能凝命書曰宅天命又曰及天基命定命又曰祈天永命觀鼎亦有正位凝命之象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方鼎之初未亨飪也則顛趾而出否焉何害得妾猶顛趾也而以子焉從其貴也何咎天下之事其權有

如此類可以通也初有鼎趾之象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奇畫而在中鼎有實也鼎中有實難於遷動慎所之也巳委質事君巳任其事不可二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則吉仇非我之所欲也使彼即我而我違之彼將尤我彼有疾而自不至則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

耳革失其義也

三居下卦之上亦有耳象而不虛中以受鉉其義革矣革者失耳之義也失耳之義无他其行塞固而不通故雖有雉膏之美不見食焉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可謂不虛中而受鉉固塞而不通者三剛實而不虛不應乎上九有不食之象然賢者人之所慕終當有遇方雨言今未雨後當有際遇之理但有不足之悔爾故曰虧悔言三雖善而固塞有

此未全然終於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雖陽壯四實陰柔居大臣之位是許國以大臣之事業也而實則不稱折足覆餗失許國之信矣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九四下應初六陰小之趾有折足覆餗之象其形渥備言折趾之狀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正當耳象而得中故曰黄耳黄中也黄中通理則中者道之異名也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此道則無所不通無所不利失此道則無所能通無所能利六五得中矣何患不能舉鼎哉故又曰金鉉金鉉則力足以舉之不必以九二為鉉象辭未嘗及九二也得道者雖無所不通而無所不通者其間或至失正則猶非道之全故曰利貞貞正也曰中正于以

驗得道之全然中正非二道人心即道道無我中虛無所倚無所倚故有中之名自然出於正故有貞之名故象止言中以爲實不復言正于以明中正之非二也夫天下至實而不可易者中而已矣中乃虛名亦無體狀或謂之正或謂之道或謂之易或謂之神或謂之天一也舉三才萬物萬事萬理皆此而已矣安得而易之其實爲至一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正當鉉象王者溫潤之物玉鉉則剛柔節而和九爲剛上爻當六爲柔夫天下事偏剛不可偏柔亦不可剛柔和則中中則事無不舉矣故大吉無不利此義與六五同此爻則因玉鉉而發義夫道一而已矣六十四卦皆此道三百八十四爻皆此道何獨六五哉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有動義亦有恐懼義他卦之有震者曰動惟此重震之卦言震懼亦猶離於他卦言明於本卦言麗易書固欲備衆義曰動曰恐懼皆震也皆易之道也方震懼之時非亨也而有亨之道焉慢易則放肆震懼則收斂故曰震來虩虩恐之狀也放肆致禍恐懼致福笑言啞啞後來致福有準則之可驗也堯舜之言

多咨憂禹曰克艱益曰儆戒臯陶曰兢兢卒之堯有乃神武之德舜四罪而天下咸服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道德之威又何止於震驚百里而已百里姑因震雷之象明主器長子之道故止言百里至於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不喪匕鬯則其體又大矣體有大小聽威則一威者以猛厲為威是襲亡秦之故轍安能不喪匕鬯匕以登鼎實鬯以通神明祭之始禮也長子主鼎器故言匕為宜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卦辭已言恐懼之道此復言之者人心多忽易能恐懼修省者寡故諄諄誨之也然學惟知恐懼脩省學者之事爾易道精微廣大往往不於是乎在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道亦不識恐懼修省何以明之天下無二道悟恐懼脩省即何思何慮之妙則無所不通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卦辭已詳言之矣此復用其辭何也人之知所懼者幾何人哉雖堯舜之聖而後咨夔禹臯陶益言於唐虞之時而猶曰克艱曰兢兢曰儆戒然則惟聖智而後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然則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此聖人所以復用卦辭於此爻覬人之少省也況筮者於爻辭猶告爲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乘則過初九之剛億而安焉則亦以乘初九之剛而不可安處故億喪貝往而躋于九陵九陵六五之象也雖今未應不可為得至於歷六爻七日一卦變則時當得矣勿用逐也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大王既不可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于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焉此象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聖賢未嘗不恐懼而亦未嘗蘇蘇蘇蘇之懼非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而蘇蘇然處此位者不當爾也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公侯當大賢大夫士當次賢居三公之位者必賢不當有此蘇蘇也故曰位不當也若震恐而行不居此位則無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恐而遂至於沈泥雖稍異於蘇蘇而不得其道則均九四頗剛强而四陰柔似剛而終於懾懦陷於二陰之中遂有泥象震之遂泥者不可謂光若孔子臨事而懼如日月之光雖有照用而無所思為心不動此惟道心内明者自覺自信光之一言所以明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五之乘剛同而二不可億五則宜億者直君位得

中又六與五剛柔全德無乘剛之畏故異乎六二故六五有億安之象因億安之象明中道之義不明避難之義夫人心未始不中惟因物有遷意有所倚有所倚則不可謂中意在於此則倚於此意在於彼則倚於彼意在於此則來意在於彼則往意慮紛紛若此故昏亂故偏黨而人之道心始失而事大喪矣故此以往來為危厲但安焉則吾心自無所倚自無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行則危矣微動則意有

所倚而失中矣六五之事自在乎中但勿他求勿動意堯安安禹安止豈有在乎中道之中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無喪斷斷之辭也舉天地之間皆此亨也天下無二也此惟能安者自信自知其憧憧往來者雖提耳而誨之如水投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矍矍驚懼之甚懼而至於驚則亂矣如此而往

安得不凶然上六之懼因鄰而懼不以躬而懼九四迫於六五故有于鄰之象未至於上六故有不於其躬之象畏鄰而戒則為无咎若難及躬而始懼又驚喪失道則凶之道也上六雖以畏鄰戒而无咎而索索者必未得中道矣違道者必有所失六三婚媾也而不應而有言此亦見上六失道

楊氏易傳卷十六

楊氏易傳卷十七

宋 楊簡 撰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

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為艮惟

此為止其所背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强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静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葢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也耳雖聽而不流於聲也作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虚也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所有而無

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令曰止其所者姑為之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不獲其身雖形體猶不獲也非實有形體而强不獲也形體自非有無之所不可言也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為道而有形者非道豈獨無形者為妙而有形者不妙邪未始不一人自不一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

人非果無人也人不可以有無論本無所見也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三才一也動靜一也有無一也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之言止於此而不復詳其所以然者正以非有無動靜思為之可言而無所容其言也子擊磬

於衛所警告於人者也昭昭明明而不可復言也凡孔子之所已言者則又曰予欲無言則言非孔子之所欲也以爲言非夫子之所欲而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言又可盡又非所不欲然則道豈有無動靜可否之所可論哉道豈有無動靜可否之所不可論哉光明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言動靜亦可言可否亦可不光明者言有不可言無不可言動靜不可言可否不可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

初與四皆陰二與五皆陰三與上皆陽非相與之象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交錯紛然而水鑑未嘗有交錯紛然也如此則无咎苟惟不然則意起而私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此道昭然必取上下敵應不相與之象者昏蔽者多必疑必駭故必指象以為證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抱關自有抱關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關乘田自有乘田之位君子所思不出乘田大舜耕於歷山則安乎歷山及其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則又安于南面子思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至於我自有我之位彼自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則忿然怒曰彼何得而犯我是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復出位而怒之已有善有能彼不我知自彼之失職

我何與焉而悶悶自不安其位焉得之有是位也大矣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無畔無際當清常明思輒失之非果無思也慈愛恭敬應酬交錯變化云為如四時寒暑未嘗不寂然苟微起思焉即為出位即失艮之道矣艮之道即易之道卦於此及以示人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諸爻取身為象以人情所以好動而不能靜止者

由有已也初六最下為趾欲行也而居位下未可行也初六能止之故无咎行則失正矣今止之則未至於失正也然人心易放止不行雖為貞正未必能久也故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隨上而動者也上止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心不快象曰未退聽者言其心未之休止未肯退聽

也誠能退休而遂止一聽天命之如何則其行天也其止亦天也皆天而不以人為參焉則不失其本有之天性矣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令九三失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如裂其夤夤膂也不可裂也裂則為厲薰其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薰心者再言其心之病當

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通也無不通也孔子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千愆萬繆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緫如火而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

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名本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為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此不言心於咸之四亦不言心象曰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言申言之而已正而已無可復言者聖人之教人何其直而無隱何其直而無盡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當身之上有輔頰之象艮其輔謹其言則言有序不妄發矣用艮於輔未能不動於意念則不能無悔

謀諸心則悔亦亡矣不復放逸於外矣然蛹蝢亦未易於艮止亦以其中正也故能止之不然則如制驛馬如遏決川安得而止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不動之則其厚固自若也人之德性固未始或動也中庸曰大德敦化言不動而自化也復曰敦復不動而自復也臨曰敦臨雖臨乎人

而不動也是其不動非彊為是不動也人之德性自不動也德性亦曰道心道心即意念不動之心曰以厚終也者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實狀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所以名卦者山上有木也下艮山上巽木木在山下則其長也速木在山上則其長也漸而彖不及之者於漸進之義非所切也故徑以漸進之義釋女歸之象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女至以禮而進也天下之事皆然其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事君不以漸則踈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進得位而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天下而立而後可以大有為可以

有功若夫人臣雖進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臣何能為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無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無位故此慮斯義之未白繼曰其位剛得中也明乎非人臣之位也人臣而必欲成功業於天下者皆安也不明斯義則懷必欲致功業之意於胷中終安作而已矣舜禹之進也以正故可以正邦彼莽操亦有繼迹往古之意豈有纂取

而可以正邦者乎人心不可以彊而服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為也故邦可正也唐太宗假竊義兵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奸利之蹤不可掩也雖力假仁義以朽𢧵人心終不可彊之使化也故太宗頗有治迹而無治化此所謂正邦者人心正也非徒飾其迹而已也止而巽動不窮者復發明乎漸進之道止者寂然不動也巽隨時順理不汲汲然也止非彊止未始不止道心無體本無

可動變化進退巽動無窮雖動動猶不動也不動者其動無窮以斯而進所以能漸歟以斯道而進所以能正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長以漸於象已言之風俗不可以遽而善也其化也有漸俗不自化視上之德君子久居賢德則俗斯漸化而善矣不曰聖德者聖德之所化為速孔子為三月而俗已化故止曰賢德然商之頑民

周公亦不能遽化天下固自有習固難化者人不可

一槩論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以於磐陸木陵爲象有道則漸進無道則急於進漸鴻於干君子之漸進也彼小子不知君子之心疑其遲遲以爲不亟從也厲而有言然君子之心初無他與論之所服也

何咎故曰小子之厲義無咎也言六四雖居上實小子也不知君子之心四與初二隂無相應之象故有厲有言之象于小涯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稍進於初矣故漸於磐然位猶在下六二無求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樂安暇若將終身焉故古人情大抵好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於不事事而素飽故象釋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爾雅高平曰陸人進於磐矣夫征不復上九不應離羣醜也上與三乃其醜類婦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爲婦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利禦寇非其正也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利於禦之慮二之失道或覬於寇而不能禦也故教之能禦寇則我不失於正

順則夫婦可以相保矣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則又進於陸矣木非鴻之所居或得其桷則安則無咎木有横向者爲桷象似安平可居其所以得桷者順巽故也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一無巳私惟有道則然六與四俱柔又入巽卦有順巽之象榱亦曰桷古以大者爲楹爲棟以桷爲榱故榱亦名桷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則愈高矣故阜高陵又高於阜以序而觀則陵高於木夫婦六三之象六二之進也漸又九三阻之故有不孕之象然六二之不孕豈乎九三之不育九三不中六二中正終不與不正合故九三終莫之勝二五正應邪不可以干正中正者卒得所願天地鬼神之所共與人心

之所同歸也安得不吉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又在九五之上若不可言陸而曰陸者上九之應在三三為六上居巽體之上故降而從陸歟退巽如此故其羽可以為人之儀則其曰不可亂者人心為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為進退得失所亂者近世安定胡公以陸為逵晦

卷謂是卦諸爻皆協韻於協韻則宜但重於改舊而不改義亦通未敢遽從姑存是說未敢遽從姑存是說者易之道也苟以為易之道未必在是者是人為事所亂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無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以少女居內震以長男居外有歸妹之象焉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人知是義者有幾知是義而信是義者又有幾吁人皆有夜光明月之珠而不自知不自知者泥塗砂礫蒙之也不自知者雖明告之曰汝自有此珠也必掉頭斷斷乎直不信往往繼之以哫也而自知自信者少大哉聖言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之義何愧于天地而欲然自以為不足當也意動而昏之則亂亂則放僻邪蕩靡不為矣宜其斷斷直不信此非告語之所及也亦非果有甚高甚難

之實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動者為誰至神至明我所自有變化云為何動何靜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地此得以範圍之萬物此得以發育之其為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也何疑歸妹人之終始嗣續之義也所以明人道之大也說以動所歸妹也以少女而說之衆人之情也非正大之情也而亦未至為邪也征凶者柔宜居隂上下二卦皆然二四偶而以九居之三五奇而以六居之位皆不當故征則凶無

攸利者柔乘剛也震二柔乘一剛兌一柔乘二剛不順也何以能利歸妹之義大而卦象則凶不可執一論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陰陽之際也永終知敝有偕老之義無朋落色衰而復相棄背之敝也道有淺深義有邪正皆易之變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

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位在下有妹之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於行之象知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吉征往也以恒者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爲心當有終其身爲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征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故也是皆易之正道也大抵由道而行則無利心由利心而行則必失乎道謀利者多害不謀利者多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闚觀利女貞則眇能視為歸妹之貞婦人所知不出
房闥正也是正惟幽人有之心未始不正意動而亂
故失之意不動則靜靜則幽幽則貞或者往往以所
視不廣為非聖人於是正之曰未為變失常道也斯
乃婦人之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不見應於上六也須待而終不獲反歸以
娣不蒙以敵見禮而退處於娣以六三有當於理者

故也六三不中唯中有得理之象坤文言曰黄中通理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與上兩隂不應四與初兩陽不應三與四皆有不應之象三在内卦故為已歸而須四在外卦故為未歸而愆期愆期失時也雖遲其歸終有其時九四所以愆期不為苟就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君女君也儀禮亦云女君之袂何以不如其娣之袂良帝女不嫁其體貴也又其位在中為嫡為女君其體又尊也尊與貴非執婦道者之所宜也故以不如其娣之袂取象以明謙恭之義當如月之幾望無敢盈滿則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彖曰上六无實

承虛筐也

歸妹所以承祭祀而上六居外居上故不言婦承筐無實徒有承祭之名而無承祭之實士刲羊無血不能制狠壯之妻也羊有狠壯之象不能制婦不成為夫故不言夫上與三不應夫婦不協順之象三兑卦為羊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

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觀卦之象雷電皆至豐之象也離明震動以明而動故豐故亨以昏而動則反是矣王假之假大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上則天下則地中則大人之聖者爲王王者代天理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皆王者之所統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内之溝中周官職方氏盡掌天

下極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才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王者之職乃如此其大也是故王者惟恐其不大故象曰尚大也勿憂其智力不足以給宜如日之中天日無思無為自無所不照王者德性未始不光明帝堯光宅天下文王光於四方皆無為而光照天下治無不舉此日中無所不照之吉也然而自夏后氏以來繼世之君豈能皆聖又豈能皆賢故孔子於此致盈盛之戒恐繼

世之君恃廣大之勢多滿盈之患故孔子復發滿盈之義而致戒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天地不能常盈常盛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便知其不能長有而懼之也然豈無保豐恃久之道使繼世之王皆不失道皆不昏而能照則歴年何止於八百雖至今可也此天地之造化所以至於今不已也假大詳釋見

家人九五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自下而作於下電自上而照于下其用皆至其在治道則為折獄致刑明以折獄威以致刑君子之于刑獄所不忍也方民困窮未敢致刑也禮樂教化未孚未敢致刑也不得已而刑之猶不敢盡令也世道豐亨家給人足禮行政成教孚化至而猶有故犯君子不得已致之刑不得而宥也

初九過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他卦兩陰不應兩陽不應此卦初與四皆九兩陽而曰遇其配主者何也不期而會曰遇不出於所期兩剛相遇合者彼此皆陽明故也陽明配合雖旬無咎往有嘉尚然初居下而體剛非居下之常道可旬而不可久十日為旬象曰過旬災也人若不自覺他日禍忽至謂自外至故曰災四以初為夷主初以四為配主皆陽明也以四在上故曰配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

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草也馬云蔀小也蔀雖豐亦小矣六二之所以為豐者如斯而已矣人臣言業之小大一視夫君之所以用之者如何日中而見斗則日失其明隂闇之極故見斗也斗在北北亦幽隂之方六五之君不明如此則六二之功業安得豐大六二雖往必得疑疾言見疑於其君也二五兩隂無相應之象使六二有忠信以啓發其君心則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草生水曰沛水生之草尤其不茂人臣事業一視夫人君之如何君明則臣始得展盡所蘊君不明則人臣安得致功業之大故六二之事業已小而九三所事乃上六極闇之君則九三之所謂豐者如沛而已其小有甚於蔀象曰不可大事也沫子夏謂星之小者日中而見小星則日之失其光明為甚上六之陰

闇為甚則九三安得而大有所爲不止於往得疑疾而已遂至於折其右肱肱左不如右力以明其終不可用不用則無咎用則有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處大臣之位其事豈可如蔀而已殊為不常也以六五之君陰幽不明故也若遇其同德之主則往而從之為吉也行往也應在初九九陽明處乎也皆

陽明故曰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自二與四覿六五則有陰闇之象然聖人作易取象不一於六五爻又發其中正之義能招來賢俊而用之則民被其澤為有慶民感其德為有譽吉可知也章賢俊之稱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民被其澤則為吉民不被其澤則雖善不為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蔵也

豐其屋自高大也如鳥之翔於天際然蔀其家自蔵蔽其家使其人不得至也闚其戶闃其無人雖三歲之久亦不得而見明其自蔵之深固也為人上不能謙虛禮賢自大自足至於此其禍可勝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十八

宋 楊簡 撰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山止之火行而不止旅之象也觀卦之象足以小亨

六五柔得中乎外外卦也外有旅之象焉旅體不剛

惟順乎剛得中則不失乎道止則止而不動焉曰安汝止艮曰艮止也人之道心未始不止也所麗者明哲則得所依矣體本柔是以小亨旅處乎外窮而不得志成者往往多失正惟其得道者不失正夫人情之所以多失正者以困窮進之苟於趨利也不肯遵道者以為非利之所在也而今貞吉明由正者吉失正者不吉然則小人為不正也何益哉苟於目前不知禍隨其後也今由正而行者得中順乎剛止而麗

乎明自足以亨自足以致吉然則貞正者何患乎不獲吉人情於旅多窮悴無聊安知旅之時義有大矣哉之妙前所謂得中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謂正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旅於外順乎剛麗乎明皆大矣哉人於旅微動於意則有所倚有所遷失其大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孰動孰靜孰行孰止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水鑑中之萬象猶恐大矣哉未足以盡斯義孔子曰言不盡意而或者忽畧斯

卦以爲小未是惡足與言易之道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無不照又火行山上不留止君子之明慎於用刑如火之無不照而不留獄如火行之不留止亦憫旅者困窮犯法而念之凡此皆易之道也易之道顯於上離下艮之六畫而行於君子之明慎而不留獄此不可止以比擬言之心通內明者知其無所不該無俟乎貫通六十四卦之象聖人姑以導昬

者而漸通之不昏者知六十四卦一彖也三百八十

四爻一事也明者自信昏者自不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隂柔狹小有瑣瑣之象斯其所以取災歟志窮

故也坎惟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亨隨物而遷自昏自

失不昏者本不失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貞終无尤也

六二得中得旅之道者故即次而安懐資而利人得

童僕之貞忠得童僕之心則無所不得矣故曰終無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不中用剛而過自居位得勢者尚不可以免禍而況於旅乎宜其焚次矣在旅而以此與下必喪童僕之貞危厲之道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

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則安故六二則安爲即次以九居四則不安爲旅於處爲未爲得其位旅之道非止於柔弱而已亦有剛斷之道焉九四剛有斧象居弱離明非昏妄者故曰得其資斧然非中非得道者故未能安有不快之心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中正文明之士欲以致文明之業離爲雉文明

之象也射之而亡其矢無應之者道不行也六二不應故有此象然六五文明之德終不可掩没人皆服之譽之故雖非所求自有命之者象曰上逮也以上九相比陰陽有相親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與九三畧相似而上九爲甚焉以剛居上而離火性上炎剛躁爲甚鳥焚其巢旅而以此居上焚巢

之道也鳥高翔有自高亢之象其末焚也愚不知其禍至故笑及其焚則號咷矣蓋不知柔順之足以致福免禍而忽畧輕易無故喪之故凶牛有柔順之象其曰終莫之聞也者昏愚雖被禍尤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雖終其身不悟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小者之道也申命之道也剛爲大柔爲小君爲大
臣爲小上爲大下爲小上命之下行之是爲申命申
命者巽順而行之天下之事徒柔不足以立必有剛
馬二五皆剛有剛之象皆巽體皆中正剛巽中正備
此衆德非得道不能又重巽卦柔皆順乎剛又道之
所當然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小者固當
依乎大往而依乎大人小者當從乎大不往則失小
者之義然其往也必中正所見必大人如不中正則

為邪矣不見大人則見小人矣非巽之道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而至即君子之申命行事人臣知申命行事而已未必知其為易之道也故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為進退況初爻尤有進退未定不決之象利武人

之貞教之決也貞正也決而不失正易之道也乾九四以疑而無咎此則以疑而不治當疑而不疑非道也不必疑而疑疑之過亦非道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巽體而又居下卦又二為柔有巽在牀下之象過於巽也史巫以言通誠於神紛若之多巽順之甚發諸言辭其多若此疑其大過不能致吉而此吉無

咎者於其過巽而出於中誠不致於大過也天下事皆不可執一論過雖非中就過亦有得中者九二之謂也是謂變易之道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彊而行之故曰頻巽頻巽則知頻失之矣故吝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頻失頻巽其志亦已窮矣夫豈知本有之性清明無體何者爲我

無我無意自知自巽何窮之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以六居四柔順之至況又巽體教之田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以習武備有剛德之象於以濟六四之所不足也曰悔亡尤慮其有悔也第往而田可以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賔客及克庖三曰班其徒御夫人性未始不大中或動於意而過剛或動於意而過柔約其過彊其所不及去其害性者庶乎復其本

中矣曰悔亡所以啟諭之於先曰有功所以誘掖之於後即堯之所以輔之翼之之意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正得中正之道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爲貞正必吉悔亦亡無不利者凡此屢言皆所以釋人之疑定其中正之道也人情喜於柔巽不樂於剛德故曰無初然中正之道終必獲吉然亦不可不謹戒庚剛

道也先三日而圖其始後三日以圖其終謹之戒之則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明夫九五之道允爲正中葢其居尊位不可過於柔巽則失柄故曰位正中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爲暴也自道心而發無作好惡無偏無倚自不可巽懦無制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居巽卦之吉爲巽之過故亦曰巽在牀下喪其

資則失利喪其斧則無斷制雖其事出於正亦凶象曰上窮也言巽之過也既喪其資斧矣可以為正乎凶也未有由正而行而失利而無斷制者也失利無斷足以見其失正之驗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說人

者有失壞人心於無窮大致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也其中則剛外則柔以此得人之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死之咸忘其身說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

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寡而說者衆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故又不止於民說之又死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無所不通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之相附麗即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習者多矣皆易之兌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說

者未足以為知也心通内明自知自信而後為知知之者何獨知朋友講習之即麗澤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即天地萬物即日月四時麗澤非彼朋友非此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兊之初莫之適從也泛然和説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二五本爲正應而兩陽無相應之象然陽實有誠信之義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說則吉悔亡志不相孚斷無和說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

六三來兊凶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令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來比於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位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應在初而未應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於胷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

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於剝剝之爲卦
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爲剝信小人
危厲之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於
剝之由由乎以位爲巳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爲樂故
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
有根則必有枝葉實以巳處富貴崇高之位未有不
親信小人致危亂也黄屋非堯心舜視天下如敝屣
禹有天下而不與故君子道用小人退遠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於三有高尚之象宜不為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無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說之之象引之斯說未為光明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孔子戒之以毋為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没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

數其罪爲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散也離也其象則風行水上其卦變則本以九四之剛來爲九二而成坎故曰剛來六二之柔往爲六四而成巽故曰柔得位乎外一剛一柔皆有亨之象剛來得中故不陷於坎險故曰不窮不窮者亨之道

窮則非道矣柔得位順承九五陰陽相親有上同之象故曰上同上同者亨之道也不和同則離散非道矣大抵得乎道者無所往而不亨失乎道者無所往而能亨假大也惟王者大其有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是為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以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恭

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為離也有王者作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明非王者則不能宅中也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濟大險曰乘木有功者取象乘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已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道而已大其有廟之道非他也即慈愛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天下同然之心此心即道心道心者無所不通之心以之脩身則身

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以之濟大險則無所不濟此心人之所自有人所自存而有昏有明有濟有不濟者何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意動則昏不動乎意則道心無體自明自神自正自中自無所不通自無所不濟不學而能是謂良能不慮而知是謂良知此假有廟之道也此乘木之道也彼謂假有廟自有一道乘木自有一道者何以能感動天下同然之心何以能使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非智術之所能致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散之象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道於卦彖已詳釋其義此則其事也恭敬慈愛之心必達於事則為享帝為立廟此始舉二事以發其端爾非謂止此二事足以定天下之渙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凡慈愛恭敬有一失焉即失人心王心之誠愛誠敬雖已自足達之深入

乎民之心又著之於禮樂政事聲名文物則觀感亦深動化益敏夫所以合天下離散之心者在此而已而或者求諸權術良可鄙笑其有以力假仁僅足小濟岌岌危懼禍亂繼作安得不去彼取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時方離散不可出而仕也拯壯馬而亟遯則吉矣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者以初六未得位又渙散之始難未成則早遯爲順爲宜也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渙散之時而九二稍得位出非其時也渙離其所而奔

楊氏易傳卷十八

楊氏易傳卷十九

宋 楊簡 撰

䷻ 兊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止也止其過也節之止異乎艮之止止雖不同而其道同天下無二道也內以節已外以節物凡天下

之有所謂節止也觀節卦象有亨之道焉三剛三柔
中分而不偏節制爲剛柔不偏不偏則人心和而可
行爲亨矣二五皆剛而得中亦制節不過之象也亦
亨之象苟苦節而過之則人將不堪將不行苦節非
其道也不可以爲貞其過窮則不通制節非人之所
樂也聖人以爲行險人心易縱既縱則難于節節之
是拂其所欲拂人之所欲大難故必和說以行之又
必當位其勢可以行又中而一無所偏倚正而不入

于邪則人心說誠服通行而無阻斯備節之道兊說
也坎險也九五當位中正也不和說則人心不從不
居勢人亦不從不得中正之道人心不服天地亦有
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之故四時成爲
國則節以度制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横
斂害民言天地似無與乎人而聖人必並言之何也
人道即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即四時寒暑暄凉之宜
聖人以此開萬世之明其曰不無小異焉者不惟不

知天地亦不知人實不識節以制度天下無二道一通則無所不通一有不通則皆不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水節乎澤中而不潰故聖人於是又發品節之義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凡此類度也不可亂也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升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則逞顏色怡怡如也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凡此皆德行之品節而不可亂者也自此心光明者行之則與下大夫言自侃侃與上大夫言自誾誾升堂自屏息出降自怡怡去父母之國自遲遲去他國自速無俟乎議也自此心未通與雖通而未大通未極其光明而行之茍無議焉不保其無差也未至於大聖皆不可不議雖議而非外也皆吾心之所安也皆吾心之所自有也是故聖人以五禮防萬民之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皆人心之誠敬也自外者非德行也偽者非德行也德者直心而出之非由外鑠我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戶庭知止節也九二奇爻阻其前戶庭有阻夫有阻之則不當出不出則無咎然出處之道一也當出斯出當處斯處顧其時如何耳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之前無阻也異乎初九矣六三耦爻有門象無

阻之者而九二猶止節而不出則爲失時之凶然則

苦節固塞亦非道之所貴孔子疾固其此類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浮外縱而過非能節者不節則雖快於須臾即

有嗟若之憂曰無咎者不可咎他人乃其自取也使

象辭非聖人作則學者必謂無咎爲誰咎然則讀古

書者安可不通其道而執其末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與四純陰有安象居近君之位尤當明於上下之分王位居體安止無越則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得中道故制節不至於過故曰甘節則吉則可以往而有可嘉尚也言往必利必嘉也象曰居位中者言九五位乎上卦之中故有得中之象亦猶艮彖言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亦言其象耳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卦之極節之極苦節而不中雖貞正亦凶能悔則亡言悔而改則此凶可亡也此悔亡猶六三之無咎聖人之言及此亦以破後學執固守信之蔽言上六道之窮者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內也孚誠也其中心誠信也觀卦之象三四陰爻

在中為柔在内夫何取乎柔也人心非氣血無體狀至虛至柔雖有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偽是謂中孚豈不甚柔而又曰剛得中何也二五皆剛皆中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無我為至柔故外物不得而移富貴不得而淫貧賤不得而移威武不得而屈使已私微立則外物舉得而轉移之安得剛至剛至虛至虛至實無我無雜純一誠實中者無所倚無所偏惟意不作故無

倚無偏惟意不作故無僞無詐無偏無倚必誠必僞皆主於意意起則必倚不倚乎此必倚乎彼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中孚之寶也而又曰說而巽者又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卦象兊巽為說而巽中孚無我和說自生自柔巽不忤茍微立己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說不巽者矣如此備言則中孚之全明白無虧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

猶信之豈雜以權術者之所能哉豈較計揣度之所為哉純然一誠靡輟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乗木舟虛即柔在內之道也惟虛故柔惟虛故無所忤即說而巽之道也惟虛故不可移奪惟虛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即剛得中之道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足以得人心而未必出於貞正者亦有之未足以盡中孚之道既信既正則人欲盡釋乃應乎天即豚魚之吉也即舟虛

之道也即柔即剛即中即說巽而聖人屢言之不憚煩何也何特舉此易之書皆此一言也舉五經皆此一言也天下安得有二道聖人安得有二言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水波雖興而水之大體不動君子慨獄囚之將死惻然動心誠心求之誠心議之惟詳惟審謂之動心可也然此動心乃道心之變化雖動而實未嘗動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感者惟覩其動心不知其實不動訊羣吏訊萬民如此其詳矣而又有議親議賢議能議貴議勤議賓之法又王命王公參聽文王又三宥之然後制刑而君子於此猶惻怛無已

易曰變化云為變化不動之動無為之為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心人皆有之而民之顛倒詐妄至於不可勝窮者非其惡驟至於此也其發也有端生於因物有

遷而已有他者遷化有他者意動也意不動則純誠純白百年如一日也虞吉者恐懼之異稱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此者終其身此之謂虞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内敬者虞之謂也禹曰安汝止即虞也虞未作於思慮也使作於思慮則有他矣則不燕安矣則動則不止矣則變矣變則漸入于詐老子亦曰我獨怕兮其未兆未兆者意未作未有他之時也而老子曰獨怕云者戰戰兢兢恐懼而非思慮

也故象曰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在下卦有在陰之象兊為口舌有鳴鶴之象居中

有由中而發之象聖人作易雖觀象亦取其大旨爾

非拘拘謭謭者鶴鳴于陰而子和之者誠之所感也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君臣一心一德之言也亦

猶鶴鳴而子和象曰中心願也此足以明中孚之道

矣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慎者慎其中孚之主不可動乎意而失之也何思何慮自誠自一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六三之近而相得者六四爾兩陰不相得故曰得敵而六三或皷而進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喜心之不誠故進退悲喜不常至於此三之位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居是位者不當爾也六三失中六柔而退三剛而進進退靜躁不常其象則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月陰類幾於望不敢盈也如馬匹其匹絶其朋類之私惟上而事君則誠心著達君臣

交孚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實有孚信之象近惟六四陰陽有相得之象故曰有孚攣如無咎者君臣和而不乖違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言近君之位其君臣相孚正當爾也不然則何以為君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為雞雞為翰音上九巽卦之上有翰音登于天之

象夫雞振羽而飛不過尋丈今乃過其常登于天言其飛之大高也斯乃不由乎中孚彊力而上雖貞正亦凶何則彊過其力何可長也必墜無疑矣斯可以為彊矯過力之戒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爲大陰爲小四陰盛而得位故小者力盛而過足以亨也力過而亨未爲失道過而不正斯失道矣是故利於貞正過而貞正與時行也正者之過不以已私隨時而行非人欲也二五雖得中道柔體小可以小事而已剛體大二剛失位又失中道故不可大事事之大者必剛者而後能爲之錐者雖一人而一卦之象非止於一人也人豈獨立必有與也是故是卦

有柔者又有剛者有得中道者又有不得中道者六畫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遺音在空過之象也不宜上宜下大吉鳥飛上則逆下則順也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則犯分忤物下則不犯不忤聖人所以諄諄及此良以人情好進而思退好高而惡卑而天道不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盈者虧之謙者益之人之天性即天道動於意則為人欲動不以意是謂道心道无體无我寂然不動而變化无方如

水鑑之象象有升降往來而水鑑无升降往來如天
地陰陽之氣有升降上下而道无升降上下至動而
常靜至變而常一人皆有是道心皆有是變化而自
不知而惟執浮動之意以爲己私所以率好進惡退
好高惡卑好動惡靜其間雖有知靜之爲善者欲靜
而又自不能也不欲則未始不知則亦無所不知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此言過失之小者又異乎卦辭與彖所言所以通於他義也能通則無所不通矣能通則六十四卦皆小過之卦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有飛鳥之象而初六在下而用之有高舉上進之意凶之道也夫人心既已放逸而有勇進之志矣令知其凶而遏之曰不可又曰如何也所以問之甚之之辭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者始初六有祖之象故六二有過其祖之象祖不可過也其德或可過之其事業或可過之而非孫之所當言自他人則可言如是而過其祖何咎六二以隂柔內居卦之中有妣之象故曰過其祖遇其妣則不過固无咎五君象在上二固不及也二臣象而其臣何咎此言天下事變不一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

臣則斷不可以過其君雖德亦不可以言過之曰過之往往遭禍人君操生殺之柄一國之所尊也荀曰過之大禍之招也尊尊貴貴天下之達道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下卦之上而以九居之重剛不中弗過防之則將有從而戕之者矣凶之道也象曰凶如何也蓋戒之使過防防慎不嫌於過曰凶又曰如何也亦深戒之辭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六五柔在上九四乃以陽剛居人臣之位疑其過而爲咎也而九四應於初其志乃在下故無咎弗過而犯分其與六五非本應乃若適相遇然雖不敢深自遠嫌大臣之位當任國事不當爾也而小過之時柔者得位而過九四又以陽體居當位疑過疑犯非所宜往則危厲必戒乃可勿有所用永守貞

正無至愆違象曰終不可長也言終不可久處斯位義當退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九四以六五為君象而六五本爻又自取大臣之象易取象不可執一六五陰為臣為小而居位甚尊有公之象公大臣也雲升而不為雨者陰陽和則雨今陽氣已上未與陰和故密雲惟在西郊而已西陰方

臣象也象與小畜同此六五無應故也密雲不雨大臣竭誠事上而君心猶未應君臣之心未通協則大臣僅可以小事弋取在穴小事之象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過過之已亢也

居卦之上不中有過之象過則弗過矣如鳥飛而離其所有大過之凶是謂災眚蓋曰此正所謂凶也天降之災不可避也雖然自裁而已亢故也不亢則何

宊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盡也既濟無所不濟曰亨小者及其小也小者亨則餘皆亨可知矣其曰利貞者何也初三五皆竒剛純而無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無雜又九五當位于上六二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位正當如此非貞正

乎貞正如此非利乎其所以初吉者柔順得中中道也六二之象也其終亂者水遇坎則止而不進其義則人情狃于既濟怠止而荒故亂也能慎終如始無怠無荒常如欲濟之初則何由而亂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陰陽之氣交而和既濟之象也泰之天地交亦如之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思

患豫防之道也如此則無終亂之患此易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濟而未離乎下有曳輪濡尾不輕進不欲速之象欲速有不達之理然大勢已濟異乎濡首而方入於險者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車之蔽婦喪其茀則無得而行二五正應九三阻二之前故有喪茀之象天下事不得其行者有

其過在已亦有其患在外今六二之不得行乃其患在外非已之罪也非已之罪者無所致其力焉一聽其如何久之當自定故曰無逐七日得七日一卦之變歷六爻而至於七則得之矣蓋得中道者無有不利不得於今日必得於他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既濟之主也鬼方幽遠之國也既濟之世大業

已就其有幽遠之國猶未從則益脩文德以來之可也今乃伐之雖以既濟之勢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則亦憊矣武夫勇士安能一一皆賢或因小人成功則惟當厚賞之不可用也用小人他日必致禍三爻有三年之象離為戈兵離上九亦言出征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子夏作繻即襦字內則言襦子之禮衣不帛襦說文云襦短衣也袽衣破敗如袽也易曰拔茅連茹誠有

零落之狀孺子之衣易於破敗故必終日戒視或可
以兌大抵四爻以離内卦變為外卦故多變乾九四
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謂羣陰已至
否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皆有變濟至於四誠患生之
懼人心既安則易於怠忽誠有所疑疑其衰敗之至
也襦易作繻或改作濡茹易作袽及引廣雅絮塞皆
假借不正實今從子夏本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言陽位殺牛盛禮九五之象也西鄰陰位禴祭薄禮六二之象也既濟盛極則衰至君子當思患豫防持盈以虚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况於五乎西鄰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不能豫防於早至一卦之極猶陰闇而不悟至濡其首危厲矣何可久也言其行没溺矣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觀卦之象六五柔得中有亨之道焉柔順得道亦可以亨然柔亦有柔弱疑懦之象狐好疑小其弱者汔濟微濟也疑貳不決欲往復疑故未出于難中六五猶爲上九奇畫所制故有未出中之象亦有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之象雖剛不當位柔亦然而剛柔皆

相應人心和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隂陽之氣不交和故爲未濟惟治斯濟惟不治不濟辨物居方亦所以治也各當其所而不亂是爲治惟治辨而後可以言和同有禮而後可以言樂未有淆亂而能致人心之和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卦言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爲害猶小令初六不言

汔濟而曰濡其尾是濡其首及身以至於尾故象曰亦不知極也而爻止曰吝何也聖人推明其患本於文過自是不受人言故其禍至於此極也文過曰吝

初六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時自以為能濟而冒昧以往其凶甚明不待言而明必其文過遂非恥於中改覬其或濟故終至於濡尾象言昏愚大甚為不知之極遯初亦曰尾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未濟也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不出於貞正以息而不濟以私意而不濟則凶道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雖無過亦無不及中以行正與時偕行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其才柔弱其時未可彊欲往焉凶之道也此論事之常者若夫已在大險之中則又以速濟爲利不可以一槩論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其當事非險

則斷不可往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三陽體有動意居坎卦之上有涉大川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爲陽爲君子爲正四卦之變乾卦至九四乃革泰卦至四爻而否來小人翩翩而來則此卦可以動而濟矣況此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大國命我以伐鬼

方志可行也而四有遲疑退悔之象故釋之曰悔亡

言所悔者亡也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

趨下不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猶必三年者事有未

可遽濟不可急也與既濟之九三異矣既濟九三既

濟而不知止故三年為憊未濟之九四伐此乃濟故

三年有賞于大國曰用曰賞是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

吉也

六五得中中即正即道故詳明道濟天下之義夫人心所以咸服者以其正故也正故吉雖小疵亦無故無悔道心發用寂然不動雖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萬理洞見如日月之光雖無心而畢照天下豈一無所用其心力哉禹治水征苗而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禹告舜以安汝止豈禹不有諸已而姑為空言哉道心本靜止安而勿動乎意則本靜本明萬事自理此大中至正之道失之則凶則悔君子不動乎意而

人咸孚信心服暉者光之散孚猶暉也大哉聖言惟自明道心者乃自信其道心不明者斷斷不信以爲必思必爲乃濟吁可憫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者獲濟而樂也未濟之極必可以濟孚必也信也消息盈虚天道也必濟而無咎若又居樂而忘憂縱肆至於濡首則又信其必失之象曰飲酒濡首亦

不知節也言其太甚也䕶濟而樂未爲失道也樂而縱則失道矣失道則無所不失夫未濟消之極必息則曰有孚于飲酒足矣何又慮他日既濟之後而不知敬戒而復失之何其贅也此亦猶否之九五方休否而又有其亡其亡之戒人心易放故聖人諄告六十四卦終于未濟于以明事變之無窮何止於六十四而止也

楊氏易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二十

宋 楊簡 撰

今人言易者必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乾坤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方

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實一或雜馬或純馬純馬其名乾坤雜馬其名震坎艮巽離兊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坤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而為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曰連山交戲歸藏黄帝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而已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

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
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
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
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意耳無大小無非
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偶發其歎非此十二
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排
其言智者通其意豈特六十四卦皆可稱大矣哉雖
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

旅則猶有義之可言於坎暌蹇則猶有用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夫何以曰大矣哉於戲此正明以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必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鈎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需有孚光亨貞吉言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待也彼

此相孚則應矣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於邪入於凶禍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而不轉易是之謂

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于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彊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也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

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惑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將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小大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于坤明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黄者中之義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

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守常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為非信其識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上六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

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為妻為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形體所使為勢位所動故曰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冰為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小畜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

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之事者乎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悦雖悦而不至於上下皆悦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悦而能行者而况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應之乃可其徳健則力足以行其事而無困懾不繼之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畧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

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惟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咸應有上下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著其義彖發其義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全者自

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也
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馬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
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
小畜之小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
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
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
疎畧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應變無窮之道

晚年成德乃可學也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顔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于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于象山陸先生閒舉扇訟之是非忽覺某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之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姚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

久嘿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顔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為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用妙用其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為不獨其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
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
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
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盡
不盡之所可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
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
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無隱於二三
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

爻不昧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無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于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順勤行之道也剛上在陽無為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

有為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同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其嘗謂大傳非聖人作於是乎益驗此一章乃不知道者推測聖

人意其如此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久矣未有一人知大傳之非者惟子曰下乃聖人之言餘則非何以明此章之非舜曰道心明此心之即道動乎意則失天性而為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禹曰安汝止正明人心本寂然不動動靜云為乃此心之神用如明鑑照物大小遠近參錯畢見而非為也非動也天象地法鳥獸之文地之宜與凡在身及在物皆在乎此心光明之中非如此一章辭氣之勞也此可與知

道者語未知道者必不信

楊氏易傳卷二十